

启蒙的另一面

古典时代地下哲学文稿研究

[西]米格尔·贝尼泰兹（Miguel Benítez）著

闫素伟 译

La Face cachée des Lumières

Recherches sur les manuscrits

philosophiques clandestins de l'âge classique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启蒙的另一面

古典时代地下哲学文稿研究

La Face cachée des Lumières

Recherches sur les manuscrits

philosophiques clandestins de l'âge classique

[西]米格尔·贝尼泰兹 (Miguel Benítez) 著

闫素伟 译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的另一面：古典时代地下哲学文稿研究 / (西) 米格尔·贝尼泰兹著；闫肃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7-100-12458-4

I. ①启… II. ①米… ②闫… III. ①西方哲学—研究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415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启蒙的另一面
古典时代地下哲学文稿研究
〔西〕米格尔·贝尼泰兹 著 闫肃伟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458-4

2017年1月第1版 开本 1/16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38.75
定价：80.00 元

致 谢

这本书中的文章及研究是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完成的,均得益于同事和朋友的帮助,作者谨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我无法详尽列出所有应当感谢的人,但其中有些人是我尤其应该感谢的:让-路易·勒塞尔克莱(Jean-Louis Lecercle)和罗兰·戴斯内(Roland Desné)陪伴我走过了研究地下书刊的最初一段路;奥利维埃·布洛克(Olivier Bloch)极其耐心地指导了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安托尼·麦凯纳(Antony McKenna)启发了我最初的思路,后来又负责出版了这本文集。还有很多人也是我尤其应当感谢的,比如这些年我在欧洲各地常去的图书馆中的工作人员。最后,我还应通过阿兰·墨图(Alain Mothu)特别感谢那些为我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和材料,从而给予我帮助的人。

目 录

古典时代的地下哲学手稿:方法问题	1
------------------------	---

一 作品与人

宗教禁书:《对宗教和人的认识的道德和形而上学思考》	29
奥罗比奥·德·卡斯特罗与地下资料	52
《论三个骗子》二三事:吉约姆事件	63
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杜莱·德·默桑	87
启蒙前夜的秘密哲学团体:泛神论者和自然主义者	106
启蒙与地下文稿中的精英论	116

二 新的世界体系:《特里梅德》

博努阿·德·马耶和地下书刊:马耶与勒马斯克里埃神甫的 通信研究	135
18 世纪地下书刊的社会学因素:《特里梅德》的读者和 出版者	162
启蒙时代的物种不变论和进化论:博努阿·德·马耶的 《特里梅德》	192
从野蛮到文明:《特里梅德》中的历史和自然	211
博努阿·德·马耶和海中的生命起源:有趣的猜测还是 科学假设?	221

三 没有教条的唯物主义

作为方法的怀疑:地下书刊中的怀疑主义和唯物主义	241
物质剖析:法国 18 世纪地下自然主义中的物质与运动	284
自然主义与原子论:地下书刊对原子和真空的否认	315
深渊的诱惑:地下书刊中的多元世界	339

四 批判的激进主义

地下书刊中的他处:作为论据的中国	353
《复活的狄奥弗拉斯特》宇宙论中的古与今	375
对《神学政治论》的习惯理解:《基督徒的宗教》	390
地下哲学文稿目录	402
附件一:论文失踪,但其文稿流传已经证实	464
附件二:作者亲笔以及/或者其流传并没有得到证实的论文	468
附件三:与地下哲学资料有关的文稿	472
地下哲学文稿的出版版本	480
附件四:译本的原始版本	541
地下哲学文稿的研究成果	549

古典时代的地下哲学手稿：方法问题^①

一、如何限定研究对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当然，对于如何具体地确定研究的对象——手稿，是不应当有什么困难的。但我们仍需确定手稿的抄件与印刷件一样，也是一种批判性思想传播的原初方式。有人便说过，手稿是一种防止受到审查的很发达的技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地下手稿应是在印刷版本之前出现的思想传播手段；只是到了对哲学家的迫害比较缓和的时候，才出现了印刷出版的版本。正因为如此，到了18世纪后半叶，第二代哲学家才将一些匿名作者的作品交给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本来是通过手抄本的形式传播的，而且这些匿名作者生前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作品能够公开出版。^②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地下文稿的作者自己已经暗示了这种对事实的解释，他们强调自己的思考只针对极其有限的少数人。^③手稿也许比极少数的地下出版物更好地保证了激进言论的私密特点，同时强调这些言论是

① 本书的研究成果都在不同的媒体发表过。就连本书的引言也是在《地下文论名录及收藏地点》(*Liste et localisation des traités clandestins*, 1982)以及《17世纪和18世纪地下哲学手稿清点材料》(*Matériaux pour un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philosophiques clandestins des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1988)的基础上补充而来。只是，本书对以前发表的文章进行了修改，在引用手稿时，一律恢复原文的书写形式(个别在印刷中受到破坏的文本也恢复了原样)，增加了一些原来不得不删除的页面，文章发表后的新发现也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对参考书目进行了重新整理，对个别地方的文字也作了一些修改。

② 一些对地下书刊进行研究的先驱者便持有这样的观点。朗松(G. Lanson)建议：“出版业于1750年提出的哲学运动的变化，很可能是一种出于战术的变化，而不是思想的变化……”(《关于1750年前法国哲学精神历史的各种问题》，载《法国文学史杂志》，1912年，第3页)。后来，瓦德(I. O. Wade)认为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警察的迫害使他们(作者)有必要发明一种技术，以免遭迫害，那就是手抄论文的技术”。参见《法国1700—1750年哲学思想的地下传播和组织》(*The Clandestine Organisation and Diffusion of Philosophic Ideas in France from 1700 to 1750*, Princeton U. P., 1938, p. 1)。

③ 详见后文《启蒙与地下文稿中的精英论》。

2 启蒙的另一面

秘密,是禁忌。同样,当时的某些见证突出了这些书刊的特别之处。在世纪之交,雷纳尔神甫(abbé Raynal)认为批判文论的手稿传播是一个必要的阶段,一部作品能否受到人们欢迎,决定了有没有必要将其交付印刷。在提到《论世界的起源及其古代时期》(*De l'origine et de l'antiquité du Monde*)时,他写道:“亵渎神灵者在暗中杜撰一些东西,但他们并不一定有勇气将这些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之所以通过难得一见的手稿,让自己的作品传播于世,是想做个试验,如果作品受人欢迎,便将其公开,否则只能永远让它留在黑暗中。但是,这些人的希望常常会变成失望。作品一旦印刷成书,来到光天化日之下,在人们原来只能看到力量的地方,常常会暴露出弱点。”^①二十多年之后,图书的出版似乎已经成了必由之路:到了1770年,巴肖蒙(Bachaumont)便很怀念“那些可恶的体系只见于尘封的手稿,只有学者才知道”的时代。^②

然而事实似乎否定了这种解释,因为很多地下文稿在18世纪早期便有了印刷版本。1700年,《希波克拉底写给达马吉特的信》(*Lettre d'Hippocrate à Damagète*)的出版者在解释出版这本书的理由时说,在喜欢读书的人常去的图书馆,手稿经常丢失,有必要让公众看到这些作品:“人们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有时候便会出现一些匿名的手稿,其中说的一些话都带有伪饰。有好奇心的人便把这些手稿偷偷拿走,放在自己的书房里,公众便无法再得到阅读这些手稿的乐趣。”^③普罗斯佩·马尚(Prosper Marchand)在1711年出版了戴佩里耶

① 《文学、哲学和批评通信》(*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philosophique et critique*, tome II, Paris, Garnier, 1877, XL, 8 mars 1751, p. 33.)。

② 《法国文学团体历史的秘密回忆录》(*Mémoires secre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n France*, Londres, 1779-1789, tome V, p. 80)。维尔(F. Weil)在《手稿相对于印刷图书的作用》(*La fonction du manuscrit par rapport à l'imprimé*)当中引用了这句话。维尔的文章载于姆洛(F. Moureau)的《可靠来源,18世纪的手稿传播》(*De bonne main. La communication manuscrit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Oxford, Universitas-Voltaire Foundation, 1993, p. 24)。

③ 《传播丛书或者已经绝版的精华图书丛编》(*Bibliothèque volante ou élite de pièces fugitives*. Par le Sr. J. G. J. D. M. A Amsterdam. 1700, Avertissement, pp. I-II)。

(des Périers)的《洋琴世界》(*Cymbalum mundi*),流传中的作品是根据1537年和1538年出版的版本手抄的,而且这两年出版的版本已经无法找到。这本书后来又再版过好几次。戴佩里耶那些胡格诺教派的朋友们逃到荷兰,也参与过地下文稿的出版事宜。鲁塞(Rousset)和列维埃(Levier)似乎为1719年出版的《斯宾诺莎的生平与精神》(*Vie et l'esprit de Spinoza*)做过准备。两年之后,书商博姆(Böhm)也出过另一个版本的《三个骗子的论文》(*Traité des trois imposteurs*)。^①洛(Lau)于1717年印刷出版了《哲学沉思》(*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这肯定是在手抄稿大量出现之前,因为手抄稿是在出版的版本被查抄之后才大量出现的。托朗(Toland)的文章以及(一般来说)所有英国哲学家的作品都是先印刷,后来才被翻译和传抄的。在18世纪40年代,有人出版了《宗教研究》(*Examen de la religion*)、《新的思想自由》(*Nouvelles libertés de penser*)、《特里梅德》(*Telliamed*)。而且打算出版图书的人也有很多:勒布朗神甫(abbé Le Blanc)被捕时正打算把《作为宗教主要准则的基础的偏见之坟墓》(*Tombeau des préjugés sur lesquels se fondent les principales maximes de la religion*)交给书商出版^②;神甫加尼埃(Garnier)和勒图(Letort)把三份手稿卖给了书商拉马什(La Marche),其中有《关于宗教的理性系统》(*Système de raison sur la religion*),从手稿的提要可以看出,这其实就是伪称“瓦勒”(Vallée)著的《什么也不相信的艺术》(*Ars nihil credendi*)。^③最后,1747—1749年间侦查地下印刷的密探博南(Bonnin)和拉马什(La Marche)的活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由作者、手抄者和爱好者组成的世界,作者和手抄者一心期盼的无非是那些无

① 马尚(P. Marchand),《历史词典或者与各种杰出人物,尤其是文学领域人物的生活和作品有关的批评和文学回忆录》[*Dictionnaire historique, ou Mémoires critiques et littéraires, concernant la Vie et les Ouvrages de divers personnages distingués, particulièrement dans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article “Impostoribus (Liber de tribus)”, rem. S., tome I, La Haye, Pierre d'Hondt, 1758, pp. 324 et 325]。

② Paris-B. N. n. a. fr. 10781, ff. 46—47.

③ Paris-Arsenal 11629。我们在Paris-Arsenal 10307当中找到一份该手稿的“摘要”。

法得到当局公开或者默许出版的作品得以印刷问世。^①

有些作品的作者本来只能希望通过手稿的途径在少数朋友的小圈子里传播作品,这对某一篇文章的使用看起来似乎是过分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责备作者。然而,《对宗教和人的认识的道德和形而上学思考》(*Réflexions morales et métaphysiques sur la religion et sur les connoissances de l'homme*)的作者,一个名叫德洛博(Delaube)的人,自1715年便向书商李尔(R. Leers)提议出版这本书,只是因为书商突然逝世才未能最终出版。^② 博努阿·德·马耶(Benoît de Maillet)的《特里梅德》最终在律师古耶(Guer)的关照下得以出版——古耶律师通过买卖地下论文挣得一碗饭吃。但是,原执政官马耶还是希望把自己的作品印出来,作品于1720年完成,其中还有他得到的一些地下论文的手稿,尤其是《古人对世界的看法》(*Opinions des Anciens sur le monde*)。奇怪的是,他好像不大乐意看到手抄本的数量太多。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某篇文章还没有完成,还需不断地修改,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担心手抄本多了,会影响印刷本的销售。^③ 当一个作者说他只想把作品留给少数精英看,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在说谎。通过仔细观察,我们注意到,有的书在出版时会限制印数,当然,我们假设印出来的图书不会再被传抄。诺戴(G. Naudé)借口《对政变的政治思考》只是“写给一个人看的”,所以出版时只印了十二册。^④ 《论三个骗子》尽人皆知的第一版对公众声称,本书在出版时的“印数是如此之少,比手抄本的数量也多不了多少”。^⑤ 而且马尚也说,博姆先生(Böhm)以《论三个骗子》(*De tribus*

① Paris-Arsenal 10300,“博南和拉马什书信及报告摘要……”

② 详见后文《宗教禁书:对宗教和人的知识的道德和形而上学思考》(*Liber de religione abolenda: Réflexions morales et métaphysiques sur les religions et sur les connoissances de l'homme*)对这件事的描述。

③ 详见本书“新的世界体系:《特里梅德》”一辑,尤其是《18世纪地下书刊的社会学因素:〈特里梅德〉的读者和出版者》一文。

④ 根据1667年出版的“罗马手抄本”图书,一份“致读者”就是这么说的。

⑤ 一见于1719年《斯宾诺莎的生平和精神》的“告读者”。很多手抄本在这里都说这本书只印了“七十册”。

impostoribus, *Des trois imposteurs*) 为名出版图书时,“只印了一百册”。^①

当然,大量地下的论文从未出版过,其中的很多我们只知道篇名。但是这一情况与自由思想界的谋略很可能并不一致,因为自由思想界的人士似乎只用手抄本传播具有较大危险性的作品。原因是当局很关注这些东西,出版的图书常常被没收,没有收益^②;也因为文稿很多,市场饱和;这里还不包括纯粹文学方面的原因。^③然而,如果手稿的天命是为印刷出版探路,那如何解释手抄本与印刷版本的共同存在呢?的确,同一部作品同时在地下以两种形式流通并不少见。可以肯定的是,一份文本得以出版,手抄本的流行并不一定会因此而停止。更重要的是,手抄本常常是根据印刷本抄写的。这一现象是市场条件导致的。首先是一些纯粹经济方面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印刷的版本太少,所以定价太高,手抄本于是可以与之竞争。有人在谈到几年前出版的《宗教研究》时指出,出版的作品“卖得太贵,致使有人宁愿手抄一份,也不愿意花二十多埃居去买”。^④不过除此之外,由于是在地下传播,手稿怎么说也比印刷的图书容易找到:即使不计价格,找到印刷的版本也不总是件很容易的事,而手抄一份,或者让人为自己手抄一份值得关注的文稿,还是更加方便一些。

① 见《斯宾诺莎的生平和精神》第324页。

② 拉马什从勒图和加尼埃手中买来的手稿便遭到了被没收的命运。印刷商要支付四百五十法郎的总价,其中两位神甫收到两百法郎的预付款,如果图书出版后卖得好,还有礼物。在寄给莫尔帕(Maurepas)的一份报告中,我们看到:“书肯定会卖得好,很多人都在追求这类的新书。”(Paris-Arsenal 11629, f. 16)但这件事最终泄露了风声,印刷中止……

③ 比如《地狱的信和烙印》(*Lettres infernales et les Tisons*)的无名氏作者便说,一些作品之所以以手稿的形式传播,是由于其文学水平不够。该作者在讲完地下出版物之后又写道:“还有些更加精明的作者以假名将作品手稿流布于世,并通过这种方式让胎死腹中的孩子为世人所知,因为一旦出版,这类的作品便等于进入了坟墓。”参见《地狱》(*Aux Enfers*), 1740年,第64—65页。

④ 《丹麦的女观众》(*La Spectatrice danoise*, II, 1750, p. 467)。唐姆逊(A. Thomson)在《何为地下手稿?》(*Qu'est-ce qu'un manuscrit clandestin?*)中引述过,见《18世纪的唯物论和地下文稿》(*Le matérialisme du XVIII^e siècle et la littérature clandestine*, Paris, Vrin, 1982, p. 14)。参见于姆洛(F. Moureau)的《笔与铅:18世纪的手稿传播》(*La plume et le plomb: la communication manuscrite au XVIII^e siècle*),载《未出版的文学书信》(*Correspondances littéraires et inédites*, Paris-Genève, Champion-Slatkine, 1987, pp. 21—30)。后来在《可靠来源,18世纪的手稿传播》第5—16页又再次提到这一点。

不管怎么说,相对于印刷本来说,这一现象似乎抹杀了手稿在传播批判思想中的特殊性。审查导致出现地下文本,这些地下文本首先是通过手抄本的途径传播的,因为手抄本使作者遭受迫害的可能性更小。但是很快,手抄本和印刷本共同存在。看起来手抄本是印刷本的附属,只是由于印刷本制造起来容易,在地下的条件中,才常常使其成为不可替代的。我们能够因此而只考虑“地下的文本”,而不特别关注手抄本吗?① 但不管怎么说,手抄本具有一些特点,使其与印刷本不同。首先,每部手抄本都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文件,即使是以手抄为业的人生产出的文本,或者根据印刷本手抄的版本也是如此;其次,出版会使一个文本最终固定下来,而手抄本提出的话语总是开放的,可供各种篡改,因而同一论文会有不同的版本。有了这些理由,我们便足可以把地下的手抄文本书刊当成一个特别的研究题目来对待。

二、在地下手抄文本中,我们仅对论文有兴趣,只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学和理论实际价值的作品有兴趣。因此,我们不考虑那些在所谓有水平的文集当中流通于世的很多二流的文章,即使文集的作者或者手抄者对这些二流的文章曾有过兴趣。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不仅应当排除阅读笔记或者显然供手抄文本者个人使用的摘要,或者由图书馆的馆员作的摘要,比如阿达莫利(Adamoli)作的安托尼·科兰(Anthony Collins)的《思想自由论》(*Discours sur la liberté de penser*)的提要。② 或者如我们在塞菲神甫(abbé Sépher)的文件当中看到的《辛辛

① 唐姆逊便持这一观点。在1980年索邦大学组织的圆桌会议上,他表示:“……手抄本不总是一个特别的种类,而只有在有些时候才是另外一种传播形式,代表了数量太少或者价格太贵的一些反宗教图书的传播形式。因此我们应该说,不是‘地下手抄本’,而是‘地下文本’;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理由区别以手抄本的形式流通的文本,并认为这些文本可以形成一个特别的种类。”(见原书第14页的引述)

② Lyon-B. M. P. A. 54, ff. 82 v-99。“根据一本名为《思想自由论》的书而记的笔记,该书是为一个新的无神论学派或者自由思想的人而写的;译自英文(作者安托万·科兰),并增加了一封一个阿拉伯医生写的信;伦敦,1714年……”在页面的下面,阿达莫利写道:“可以把这段文字看成我对这本特殊作品的分析。”实际上,里昂的图书馆馆员只是把最前面两篇论文中的一些段落照抄了下来,很少有其个人的思考,即使有也并不重要。

朵夫伯爵或其弟子的作品摘要》(*Extrait des ouvrages du comte de Zinzindorff ou de ses disciples*), 其中个人对《圣经》的文笔、矛盾或者解释的思考很少, 相互之间又根本没有什么联系; 但是也有一些不太重要的文章, 比如《论动物的情感, 与笛卡尔论者论战》(*Sur le Sentiment des Animaux, contre les Cartesiens*), 或者属于书信体的一些文章: 《致某某先生》、《愿灵魂只是感情, 愿人只是通过自己的感觉而行动, 并致某某先生》, 或如《致某夫人的信》, 没有提到任何其他名字, 足以说明其观念也是很朴素的。^① 《约书亚时代太阳以何种方式停止转动的合理解释》(*Explication raisonnable de la maniere dont le soleil s'arresta du tems de Josué*) 的情况似乎值得讨论, 这是一份“译自英文的摘要”论述, 译者先是作为旁观者转述了原文的话, 然后才把原文中的话变成自己的。^②

对论文进行识别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几部作品同时存在于本文集中有可能导致混淆, 尤其是如果这些作品都是出自同一个复制者或者手抄者之手, 这是经常出现的情况。以《论野兽的感情》(*Sur le Sentiment des Bêtes*) 和《论本能和理智》(*De l'Instinct et de la Raison*) 为题的文章, 实际上只是《论野兽的感情、本能与理智, 与笛卡尔论者论战》(*Dissertation sur Le Sentiment des Bêtes, l'Instinct et la Raison, Contre les Cartésiens*) 的组成部分。《皮浪主义的论据, 写给一个想学习这一学派哲学原理的小姐》(*Les Argumens du Pirronisme, Pour Une Demoiselle qui vouloit apprendre les Principes philosophiques de cette Secte*) 是由两篇明显有区别的文章组成的。但是, 题为《有些人在很多事情上通过本能行动》(*Que plusieurs hommes agissent par Instinct en bien des choses*) 的论文虽

① 最后两篇文章分别以《关于宗教……而致某先生的信》、《致某夫人的信……人可以四肢着地走路了》为名, 列入了我的《17 世纪和 18 世纪地下哲学手稿清点材料》, 载《哲学历史杂志》[*Rivista di Storia della Filosofia* XLIII (1988), 501-531]。

② 1993 年在圣太田以“地下书刊”为题组织的研讨会上, 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地下哲学手抄论文集: 批判的审视》(*Le corpus des traités manuscrits philosophiques clandestins: un regard critique*), 深入研究了这篇文章, 也一般性地研究了 Aix-en-Provence-B. M. 10 [《关于〈圣经〉的回忆录》(*Mémoires sur l'Écriture Sainte*)] 和 Douai-B. M. 702 [《哲学讨论》(*Dissertations philosophiques*)] 文集中心的文章。我的论文后来以《古典时代的地下哲学》(éd. A. McKenna et A. Mothu, Paris-Oxford, Universitas-The Voltaire Foundation, 1996) 为题出版。

然在文集中位于这两篇文章之前,但很可能是最后的结论。文集中还有一些地方论述“情感与反感”,而文章中没有任何内容与这一思考具有实际的联系,但看起来还是为了补充文章的主题而写的。各文本在后期乱七八糟地连缀在一起,导致也许本来很完整的论文显得支离破碎。有时候,论文本身的结构导致了论文显得破碎。《耶稣基督被破坏的神性》(*La Divinité de Jésus-Christ détruite*)最后的结尾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解释”,也是文章的最后一节。有几个抄写者却以种种方式对最后这些部分的处理有所不同,甚至有些部分的页码编排方式也不一样。但是,没有实例说明作品的这一部分曾单独流行于世——只有独立流行过,才能够说明这些部分成了真正的论文,我们假设人们并没有想到对这些部分进行伪饰,以消除其来源的蛛丝马迹。^①

在另外一个极端,也有将几篇论文混成一部的。名为《激励基督徒的信仰并让他们常常付诸行动的紧急理由》(*Motifs pressants pour exciter la foi des chrétiens et leur en faire fréquemment produire des actes*)的著作只不过是两篇分别流行的作品《论耶稣基督》(*De Jésus-Christ*)和《古人对犹太人的看法》(*Opinions des Anciens sur les Juifs*)放在一起形成的,除了抹掉原作各自的题目之外,表面看并没有其他的改动。《揭下了面具的偏见》(*Préjugé démasqué*)的作者只不过是将一些在地下流行的文章编辑在一起而已。作者并没有掩饰这一点。在不同的作品前面,他列出了篇目:《反驳帕斯卡和洛克先生关于未来生活的可能性之理由》(*Réfutation de l'Argumt de Mrs Pascal et Locke sur la possibilité d'une*

① 《让·梅叶的形而上学论》(*Traité de métaphysique de Jean Meslier*)便遭遇了这样的命运。这部作品完全是由对《回忆录》的哲学思考组成的。从某种方式上来说,《论我主的奇迹》(*Discours sur les Miracles de nôtre Seigneur*)也属于这种情况。《论我主的奇迹》其实只不过是阿尔贝·拉迪卡梯(Albert Radicati)所翻译的沃尔斯顿(Woolston)同名作品的第一部分。因为,虽然阿尔贝·拉迪卡梯以自己的名字传播了这部作品,但老实说,他并没有隐瞒作品的来源。从作品一开始,作者便提到另一本名为《对不信教和叛教之间的仲裁》(*The moderator between an infidel and an apostate*)的作品。我感谢冈多(J.-D. Candaux)为我提供了这一情况。从他提到的这另一本书的书名来看,我们知道那是沃尔斯顿1725年为安托尼·科兰的《论基督教的基础和理由》(*Discourse of the Grounds and Reason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辩护而发表的论文。

vie à venir)、《哲学家对灵魂性质的观念》(*Sentiment des Philosophes sur la Nature de l'âme*)、《对灵魂存在的反思》(*Réflexions sur l'existence de l'âme*)、《自由论》(*Traité de la liberté*)。但是,他自以为创作了一部新的作品:在与第一部作品文本杂糅在一起的一篇简短的引言中,通过与一位朋友“就宗教的某些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展开一系列假想的谈话,将不同的论文联系在一起,比如上帝的存在,灵魂的神性和不死,人的自由”;他还从第三篇论文中删除了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一些思考,原来的文章中这些思考是有的,但是在他的文本中,这些思考会让他的话语从形式上前后不一致;另外,大概是从结构上考虑,他还删除了论述自由的文章中最后两段文字。^①

最后,一篇论文最初版本上的注和说明与原文脱离,再经多次转抄而面目全非,虽然原文的痕迹还存在于标题上:传抄者在分析《基督教》一书时只简单地指出了作品与其渊源的联系,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证据。^② 另外我们觉得,这也是与同一篇论文的抄本放在一起的另一篇文章的宿命,《对形而上学和批判的不同主题的思考,所有主题均与上一部作品的材料相关》(*Réflexions sur differens sujets de Métaphisique et de Critique tous relatifs à la matière traitée dans l'ouvrage précédent*)^③其实是从《宗教研究》和《论三个骗子》(*Traité des trois imposteurs*)中拿来的一些材料拼凑而成的,但远不是一篇寄生的文章,也自有其充分的意义。但对于这种情况来说,我们没有证据说明其过程是完整的。

三、从内容的角度来看,地下哲学资料是具有批判性的资料。当

① 手稿是杜莱·德·默桑(Durey de Morsan)根据杜布洛斯基(Dubrowsky)的文章抄写的。书名页写的是:“揭下了面具的偏见,形而上学作品,作者为某某男爵,1756年。”不过,默桑也许窃取了别人的东西,因为他在引言中谈到“所有你称之为宗教或者现实真理的问题”,而不是“被揭示的真理”,这对作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错误。

② 这份资料附加在《论三个骗子》的后面,也曾单独流行于世。而《论三个骗子》由贝尔纳·德·拉莫努瓦耶(Bernard de La Monnoye)的一封无名氏写的回信以及据说是《文学回忆录》(*Mémoires de littérature*)中的一个注组成。不过,这算不上一篇论文。

③ Montpellier-B. M. 338.

然,这一定义还是相当不明确的。但通过这样的定义,我们可以排除根本无法与此适应的某些论文。名为《皮浪主义的论据,写给一个想学习这一学派的哲学原理的小姐》的作品介绍了怀疑主义传统的全套理论。但严格说来,作品本身并没有任何可能危及宗教的东西,而且可能成为该作品后续内容的一些文章也无法改变这一根本性的判断。《论野兽的感情、本能与理智,与笛卡尔论者论战》的作者驳斥把动物看成简单机器的学说,据说帮了宗教很大的忙,对此,该书的作者心知肚明。作品认为动物也有灵魂,但是明确地将这种物质的灵魂区别于上帝专门给予人的灵魂,认为动物的灵魂是由巧妙的、变幻不定的物质形成的。^①反笛卡尔的话语并不一定是批判性的,即使是对笛卡尔主义自认为具有最为根本性的辩解性质的地方。《对圣体的秘密与物质不灭系统的解释》(*Explication sur le mystère de l'Eucharistie par rapport au système de l'infinité de la matière*)的匿名作者明知道圣餐变体(transsubstantiation)是与他采取的笛卡尔对物质和空间的识别不相兼容的,但是他并没有强调这一矛盾,并因此而否定教条,却试图用他的哲学话语解释这种矛盾。可以肯定的是,正统的卫道士并不喜欢他的办法。尽管如此,他的办法还是暗中把一切归于奇迹,作者并没有声称“用《圣经》和传统作为见证”,以拨开神秘的迷雾。

这种具有批判性质的资料多种多样,五花八门,千变万化。但是这些资料并不能“混成一锅粥”(totum revolutum),毫无鉴别地包含灵感上有矛盾的文本,否则就用不着分析和理解了。具有批判性质的资料从根本上说是与神的启示相对立的,而且特别与基督教相对立。因此其中并不包括基督徒的论战文章。每个教派内部争吵中产生的资料要排除在外,比如天主教中围绕詹森主义和高卢主义而出现的一些资料,

① 论文《论野兽的感情,与笛卡尔论者论战》表达了相同的观念。书信《致某某先生,灵魂只不过是情感;人完全是由于感觉来行动的》(*A Monsieur... Que l'âme n'est que sentiment; Et que l'Homme n'agit que par les sensations*)的作者并没有谈到人的灵魂与使动物有了生命的物质的灵魂之间的区别。但是,作者明确地说,神性是大自然造就的,并区别了自然的财产和超自然的财产。

或者与新教教派的分化有联系的资料都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之所以有人为这些文章的流传制造了一些障碍，并不是因为这些文章真正危害了宗教，而是因为这些文章滋养了民众的激情，并因此而有可能扰乱公共秩序。无论如何，这些文章之所以在地下流行，表明同一个教会当中共同存在的不同派别之间的角力，原则上只有教会的信徒才对此有兴趣。由于不同教派之间的学说之争或者其他对立而产生的著作也与哲学资料无关。在某个教派占有支配权，有时候甚至受到政治和宗教权力鼓励的地方，一份完全正统的论文[比如斯托普(Stoupe)写的论战檄文《荷兰人的宗教》就属于这种情况]在信徒成为少数派的地方方便会成为地下传抄的文稿。宗教改革派的神学家雅克·阿巴迪(Jacques Abbadie)所写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肉体确实存在于圣餐中的思考》之所以与一些地下哲学论文并行不悖地流传过，无疑是因为手抄文稿的人在天主教的环境中也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在新教徒当中，雅克·阿巴迪的思考也许不会引起任何反对。天主教的教阶制度也许不会从任何一点上反对《巴克斯特对启示录的理解的观察及其对此的一些思考》(*Observations de Baxter sur l'intelligence de l'Apocalypse avec quelques réflexions dessus*)——这显然是英国圣公会教派的信徒改宗信奉最为偏激的天主教后所写的东西。在英国，这样的观察肯定会被认为是侮辱。这些论战作者在败坏对方的立场的同时，无意中也在保护他们在自己的建筑上造成的一些裂纹，对这一点，哲学家的理解十分清楚，并在与宗教的战斗中常常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文章，但是他们在心中丝毫没有质疑过基督教。

对那些当面怀疑基督的人，我们好像就不能这样说了。天主教和新教对塞尔维特(Servet)的论文共同责备的也正是这一点。塞尔维特竟敢否认上帝的永恒，而且据诽谤他的人说，因此也否认了上帝的神性，总而言之，这也就使他成了一个“伊斯兰教信徒”。我们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些指责，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即使最为虔诚的教徒，也可能把事情做得太过分。塞尔维特自称是基督徒：他的基督是圣言圣语(Verbe